

# 木头逢春

Kunyu Tengchun

君素 著



作为绝仙阁唯一的小师妹  
 白里做梦也没想到  
 有一天她居然会被自己最亲爱的师兄……  
**赶出了师门。**

男人心·海底针·猜不透·摸不着。

不在沉默中变坏，就要在沉沦中变态。既然如此，  
 我只能去“睡”了他……

**【桃之天天】再推“萌贱”仙侠，  
 欢乐爆笑一整年**

寒叶飘逝，洒满  
 我的脸，有秋私  
 逆，伤透我的  
 心……

老狐狸，少作  
 戏！你的尾巴  
 已经掉了。

追师兄，我有妙招：  
 一扑二睡三压倒，  
 看你还要往哪儿跑？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枯木亦逢春 / 君素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 
2017. 2

ISBN 978-7-5570-0161-2

I. ①枯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8673 号
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
责任校对: 李瑞苑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: 510060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[www.tourpress.cn](http://www.tourpress.cn)

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印刷

(长沙县黄花镇黄珑新村工业园区财富大道 16 号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9.5 印张 227 千字

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6.80 元

---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装疯的代价       | 001 |
| 二、做个炮灰也骄傲     | 020 |
| 三、调戏嘛，不分场合    | 041 |
| 四、有苦要同当       | 056 |
| 五、良药嘛，都苦口     | 070 |
| 六、动了老狐狸的人，挖祖坟 | 092 |
| 七、一名妖僧        | 105 |
| 八、三界武会        | 122 |
| 九、征夫之路长且漫     | 137 |

## 目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仙阁 / 李秋实著. — 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12

2011.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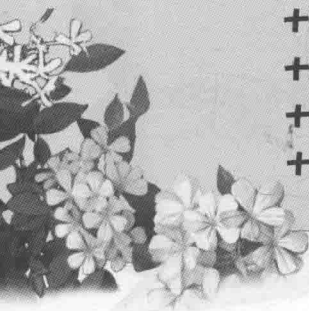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313-10300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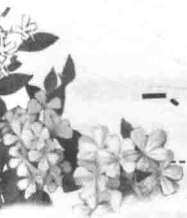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绝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

- 十、尘埃落定 157
- 十一、出阁之路，不由分说 170
- 十二、老头，你的尾巴掉了 184
- 十三、莲华破戒，魔相初现 209
- 十四、岁岁年年人不同 225
- 十五、差一点地老天荒 242
- 十六、这一年，花开尽 262
- 十七、绝仙阁的风花雪月 291

## 目录





## 一、装疯的代价

001

炎炎六月。

我接到八哥楚风的消息，自黄泉月匆匆赶回绝仙阁。此时正近傍晚，阁中弟子都被设了门禁，出不得房来。偌大的广场上，一尊白玉人雕像高耸入云天，衬得它脚下的那些个人小如蝼蚁。我和八哥一同穿进了结界，恰巧落在相隔不远的老六和白长轩之间。

老六捂着半边脸，望见我二人，浓粗的眉头一拧又一展，眸中含着凄凄男儿泪，嘴唇嚅嗫了半晌没能说得出一个完整的字。另一边，白长轩一头如瀑青丝在风中翻飞出了绝世的姿容，站在那处，剑指凝气，肃杀以待。

仔细算来，这是我自十五年前离开绝仙阁后头一回见着白长轩。一见他，他就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

今几个早上，我在黄泉月睡得正安稳时，老八前来找我。他刚喊出“小师”，“妹”字还没脱口，我手上一晃，一块木牌就立在了他跟前。

那上面写着的，是我一向的待客之道：

一字值千两，百字打八折，生命诚可贵，相杀可免费。

树下的老八见着此牌，甚为识趣地摸了下腰包，又抬头望着树梢撑头睡得风情万种的本姑娘，商量道：“咱们师兄妹一场，你这应该多打点折。”

“唔，”我沉吟一句，袍袖一挥，用落叶拼凑出几个字，“给你打个‘骨折’怎么样？”

八哥一脸正经：“你这就太见外了。小师妹，当年你被掌门师兄扫地出门，事隔这么久，你这死爱银子的习惯还没改过来吗？”

我合着双目，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：“这不是习惯，这是天性。”

“天生爱财？”

我敷衍着“嗯”了一声，又说：“就跟你天生劳碌命是一样的。”

老八哼唧两句，一边念叨“真是没错配了‘钱月’这个名”一边将我拽下了树梢。

作为一个杀手来说，我最不喜的就是被人扰了睡觉。正欲刀兵相向，就见楚凤像一阵儿风似的开始拖着我往外走，说：“掌门师兄疯了！”

“啊？”

闻言，不用他拽，我已经脚下生风，踏上云端急往绝仙阁飞去。楚凤恐怕会以为我是担心白长轩，实际上我心里是在暗笑。白长轩这只老狐狸，竟然有今日，我定得好好回去看看，看他怎么发疯，好在日后有个奚落他的把柄。

这把柄可以用来干诸多事，例如：白长轩，过来给我亲一口！什么？你不愿意？嘿嘿嘿嘿……

八哥冷不防地拍了一下我肩膀，问：“小师妹，你笑得这么疼人干什么？”

我干咳两声，板起脸，让八哥将白长轩发疯的经过道来。

八哥组织了好一会儿语言，凝眉道：“还不就是因为修行三派的关系愈发紧张闹的。现在这个仙道第一派的位子不好坐啊，又要引领正道发展，又要和其余两派斗智斗勇。那碧云峰的岚音你知道吧？那个死尼姑，不知道用何种手段威逼了掌门师兄，致使掌门师兄闭关两月，出来后就成了这样了。现在整个绝仙阁岌岌可危。我们四人商量了，看是要杀了师兄还是绑了师兄，结果世离说，你虽然被师兄赶出了门，但好歹还是绝仙阁的一分子，这事儿还得听你一份意见，你看呢，小师妹？”

我抚着下颚想了想，偏头笑道：“我看，就杀了吧。”

说着，我俩就到了绝仙阁，刚一落地，便见着了方才这一幕。老六洛钰已经被白长轩打得鼻青脸肿、涕泗横流。我看着白长轩癫狂的模样，刚要迈开步，就听得他低沉地吼道：“岚音，今日你我不死不休！”

他指着的人，正是洛钰。

老六一怔，双手齐摆，不停往后退：“掌门师兄，你看清楚，我不是岚音，我是老六啊！”

白长轩听不进，凝着剑指往前逼近。我见形势不对，本来想装模作样地

皱下半边眉以示我的忧心忡忡，结果一想到白长轩疯了后可以吃他的豆腐，还是下意识地扬开了嘴角。我慢悠悠地退了半步，到楚风身旁，压着嗓音问：“白长轩最近是练了什么功夫吗？该不会是辟邪剑谱之类的吧？”

楚风抚着下颚回答我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掌门师兄也不准备娶老婆嘛。”

谁说不准备娶！我斜眼瞄了一下楚风，没和他计较。我脚下一纵，蜻蜓点水似的掠到了白长轩跟前，负手道：“老狐狸，认不认得我？”

老狐狸周身都凝着蓝光，一双上扬的凤眼仔仔细细瞧了我个遍。隔了许久，他锁眉唤道：“老三，是你！”

三和十，有这么难分清楚？我是老十，不是老三。况且我那三哥早死，我堂堂一个半遮面的娇羞女子，和我那三哥八竿子打不着。白长轩是真疯了。这是我经过思考后得出的结论，那么……这种情况，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来。

我上前三步，轻声道：“是我，大师兄。这里危险，你先离开，那个……那个岚音由我来应付。”

白长轩一把将我揽到身后：“不行，我们共进退。三弟，还记得日月同招吗？”

我翻了几记白眼：“不记得……记得！”

白长轩满意地点点头，举着剑指念出了口诀：“日属阳。”

罢了，他转头看我。

我仓促接道：“呃……我属阴！”

“日月合璧荡妖魔！”

这是在作诗吗？谁知道早些年白长轩都和我那三哥练了些什么招数，可怜我并不知道，又书读得少，看白长轩如画的眉眼把我盯得越来越紧，只好合眼随意念了句：“你脱衣来我下河。”

某人一个愣怔，结界中其他两人则都倒抽了一口风进肚，一个咳嗽不止，另一个“噗”出了声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我翻掌凝气，一个斜劈砍在了白长轩颈间。他晃了两晃，回转身指我：“你、你……”

我看此掌效果不佳，又提起手准备再补一下，白长轩看准势头，双目一合，就势倒在了我怀里。其身法标准，落位精确，像练习过无数次一般。

我揽过他的腰身，低眸看着这只老狐狸。

数年不见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，就像书里说的，一笑万古春，一啼万古愁。他到现在还没啼过，我不知效果是不是如书所讲，但就他的笑容来说，这东荒上，除了他谁认第一，我就劈谁，太没自知之明了嘛。总之，再总之，这头老狐狸，好看得一点都不真实。如今散了一头青丝，更是……

我凝了眉扭头，喉咙灼热地咽了咽口水。

老八和老六上前查看，我挥手撤了结界，把老狐狸往背上一送，冷着脸扔下句：“我先送他回房。”

我轻车熟路地背着白长轩回了后山上的逍遥居。方正格局的院内，正中对门处的三间正房是白长轩的居处，而左侧厢房，便是我以往的居所。如今，那厢房门上扣着的铜锁，都还是我走时的模样。寒铁颜色的浅草恰好没过脚踝，像这么多年都没生长过。老狐狸对这种颜色奇怪、像失了生命一样的花木异常偏爱，自我晓事，逍遥居里就遍布着这种不知名的植物。我小心挪着步子，以防踩坏了他的心头好。

白长轩下颚在我颈窝旁一戳，模糊着呢喃了一句：“阿月……”

我脚下顿了顿，随即啐出一口唾沫，咬紧牙关背着他走得一步一哆嗦。等你这阵疯过去，白长轩，届时我再让你背着我在后山围着跑十圈。

刚把他搁上床放平，我胸腔里的气尚未顺过来，老八和老六就赶来了。一向冷清傲视群雄的逍遥居因着这两人，顿时接了不少地气。老六还是捂着被打肿的嘴角，又是爱又是恨地看着白长轩，问：“掌门师兄怎么样了？”

我摊手：“不知道。”

屋里静了下来，他俩也不说话，两双圆溜溜的眼珠子只管盯着白长轩看。我转了个身，扯着玉白的衣袂，坐到桌前，将茶壶在手上一过，茶水就沸腾出了几缕白烟。兀自斟了一杯茶，饮了半数，留了半数，又在手间转了半圈后，我终是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四哥呢？为什么不见他人？”

据我所知，十五年前自我离开绝仙阁后，我们同辈分的师兄妹十人，就只剩了五个。老三已死，老九沐沧尹不知去向，五哥和七哥这一双流浪汉又去云游四方，眼下白长轩一倒，绝仙阁里能做主的，就只有一向沉稳的老四

烨世离。可自我刚才回转至今，竟不见他现身。

老八见我问话至此，背着屋外已黯的黄昏，微厚的嘴唇浮出半丝笑意来。

我暗地里一拍大腿，糟了，我这一问就等于进了圈套。

果不其然，楚凤故作深沉地靠近一步，道：“世离前两日便去寻了东荒上的鬼医来诊看掌门师兄的症状，唉……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并不继续。

我将茶杯又转了三圈，实在忍不住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楚凤道：“鬼医言，世上唯有一物能救掌门师兄。此番叫你回来，一是因为你是师兄最看重的小师妹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我蹭地起身。本姑娘这辈子就恨别人说我是白长轩的小师妹，这是百分百的雷区啊。楚凤知晓自己用词失误，打了两句哈哈，才道：“二来嘛，现今绝仙阁，只有你和老九功力最是深厚，老九已经找不到人，唯有找你去取物了。”

我半边银面具下眉毛一挑，问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

楚凤小心地望了一眼屋外，确定无人探听后，压低嗓音答：“念灵珠。”

所以说，我一直觉得当初离了绝仙阁自立门户待在黄泉月的做法是对的。这一门师兄，看着没一个好人，特别是白长轩。那念灵珠是什么东西，能说取就取吗？上古秘本上记载，念灵珠乃三皇没世后所余最后一点灵气凝聚而成，又集日月精华，是向道人的修行至宝。谁要是用好了，少说也能免去七八十年的修行历程。当年仙道三派的三位祖师爷无意间得到这宝物，为避免内讧，便立下了规矩，将念灵珠供在弥留虚境，谁也取不得，谁取谁死。

那鬼医，铁定是和老四有仇。

我正左右思量间，一双大手在我眼前晃了数遭，只听老六叫道：“小师妹，你想什么这么出神？”

我默了片刻，自袖口里掏出价目表，朝洛钰、楚凤泰然一笑，丢出三个字：“我很贵。”

作为一个称职的杀手，我的价目表从未变过，总共四级：天价级，钻石级，白金级，白银级，起步价为三千两黄金。

老六揉了揉嘴角，踱近两步，打了个响指点亮屋中烛火，借着那点微薄光亮看了片刻后，指着天价级的地方问我：“这天价级的对象，为什么是路人甲等等？”

我嗤之以鼻，旋即挥衣坐下，支着头道：“杀个小虾米也敢劳我动刀，不收天价级怎么突显我的身价。”

老六小声啜嚅：“难怪掌门师兄要赶你出门。”

其实这件事我很想跟某些浅薄无知的人声明一番，十五年前我离开绝仙阁，并非是白长轩一方驱赶，若是我不愿做的事，这天底下，尚无人能强求我。但仔细想了想，我到底还是懒得解释。我挥手示意老八和老六站近一些，他俩面面相觑了一阵，不解地靠了过来。我用手扇了两下，一股怡人氣息钻入鼻中，我眉头抽动了下，又缩回黑暗中执起茶杯。

老六问：“小师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我自顾自地盯着手上的白玉瓷：“掂量下你俩身上的银子够付我哪种价位。不过，现在看来，你们是哪一种也付不起了。”

老八闻言站在原地浅笑不出声。老六挠了挠头发，道：“小师妹，看在咱俩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分儿上，你不能收个友情价吗？”

我鄙视地瞅着他：“六哥，我若没记错，我幼年时你最爱待在自己房里，何来玩到一大说？”

老六继续挠头，不好意思地笑：“在我家玩，你在我家玩，也是玩到大嘛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一时没留神，一口茶直接从嘴角溢了出来，赶紧扯着袖口擦了擦。真的，我从今天起一定拒绝和老六说话，他的思维和常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

老八捂着心口憋笑憋了半天，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。端起担忧之色睨了眼白长轩，他又摇头叹：“唉，我还是去寻世离另想办法吧。”

我深表赞同：“八哥慢走。”

老八暗红轻纱的袍子一转，提步往门口行去，走了一半，忽然又停下

来。这一停没个征兆，害得跟在他身后的老六一个没留神就撞了上去。老六估计撞到了伤处，捂着脸蹲在原地。老八的视线越过他，看向我，勾起似笑非笑的唇角，道：“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，今日难得师妹回来，与你分享一下。”

“哦？”我眉梢挑动，听得老八言道：“凡人说，泼出去的妹妹收不回来的水，要是养个妹妹不孝顺，就不如养头猪嘛，肥了还能杀来吃。小师妹你说呢？”

“啪——”，白玉瓷的茶杯盖子飞了出去。楚凤一个侧头，险险躲过，看那杯盖在紫红檀木门上砸出了几个碎洞后，理了理衣袍，从容笑道：“小师妹，别动粗嘛。”

屋内骤然冷风吹拂，烛火跳动，勾勒出我周身无数黑色的长羽，我阴沉着脸色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八哥，比我还没文化，很可怕啊。”

“嘿，嘿嘿。”楚凤干笑两声，拖起还在地上捂脸散淤的老六，用他挡在身前，道，“来来，六哥，我带你去敷药。”

老六支吾了两声，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楚凤拖着带离了逍遥居。

此时已入夜。白长轩的寝房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草香气，好像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的。一盏烛火跳得太过黯淡，我起了身，走至一方书案前寻找火折子。案上，还摆放着白长轩平素里爱看的书，诸如剑术、秘传之类典籍的擦了好几本，还有一本《诗集》。

我曾听派中前辈提及，早些年的白长轩是执剑的，那时候的他，盛气凌人，看人都用下巴，狂得没边，舞起剑来，天地日月都失色三分。只是自多年前他接掌绝仙阁后，便不曾见过他那把佩剑了。

我这有生之年的三个愿望之一，就是见一回执剑的白长轩。

放下剑术的书，我又拿起《诗集》来看。

泛黄的书册封面已然微有破损，好似被翻过千百遍，但内中的每一页都整整齐齐，没有褶皱的痕迹。我幼年时，十分厌恶读书写字，便总被白长轩逼迫着看这本《诗集》。当时的我已经在他的淫威下培养起了坚决不屈的精神，一看到这书就会用面瘫、绝食等一系列“症状”来对抗白长轩。久而久

之，他也进化出了应对之策，往往就会在这个时刻理着我脑后的长发，在我耳边浅浅低吟：“阿月听话，来乖乖看书。”

我不依，他便嘴角一笑，用薄唇在我脸上印上一吻。

这个方法，我很受用。

乃至后来我一看到这本《诗集》就小心肝儿蹦个不停，摩拳擦掌地准备摆出面瘫技能等着他吻我。

那是我与白长轩最亲昵的时候。

许多年以后，白长轩发现，吻我的时候我眼睛里总在冒着各种色眯眯的光芒，于是他把怀柔政策彻底改成了不打不成才的错误教育方法，这也是导致我后来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。

回忆完往事，我一边寻着火折子，一边不自觉地念叨了两句：“弥勒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，不得大解脱，皆由贪欲故，堕落于生死，若能断憎爱，及与贪嗔痴，不因差别性……”

找着了火折子，多点了四盏烛火，房中蓦地明如白昼。借着这便利，我坐到白长轩床沿，将他看了个仔细。我用自诩修长白嫩的指尖滑过他脸颊的轮廓。白长轩呀白长轩，你就赌定了我不会不顾你，是吗？诚然，你将我的心思猜得准确，那在这之前，你也多少须得付出些代价。

这是定金！老狐狸！

我嘴角一挑，笑了，身子一转，淡然地睡在了他身侧。眼看白长轩浓密的睫毛似不经意地抖了抖，我装作没看见，又侧了个方向，对准他的脸，只手搭在了他腰间。

我嘴上呢喃：“哎，两人共眠一枕，如此距离，近在咫尺。以你我身份，不知别人看了，会作何感想，你说呢，老狐狸？”

白长轩眼角细微地抽了抽，准备背过身去，我手上加大力道按住他。他不动声色地挣扎了两三次，没翻过去，最后浅浅嘘出一口气，认命地躺平了。我脑海里的奸笑声一阵高过一阵，眉梢眼角忍不住上扬，但碍于脸上戴着半边银面具，想必是看不太出来的。我压着声音里的笑意叹道：“哎呀，忘了你已经疯了嘛，你我还是趁早睡吧。明个儿我自会去弥留虚境替你取回念灵珠。”

说罢，我起身扯过棉被，搭在我与他身上，又仔仔细细替他掖好被角，趁此机会，还在他右侧脸颊上轻而柔地印了一吻。若是平时，白长轩肯定在我近他身前就已经退得不知去向，可眼下退不能退，他只能无奈地颤了一下。于是我又本着有豆腐就要尽量吃的初心，再在他另一侧脸上吻了一下。直到我看见白长轩的眼角浸出了水渍，还屈辱不堪地抿紧了唇，我才放弃了咬上他嘴唇的想法，抱着他挥手熄了屋内烛火。我窝在他身旁，柔声说：“睡了，老狐狸。”

许久，耳畔回应了一声：“你，给我抱松点。”

翌日。

天刚亮时我便醒转了。大概是这么久没见白长轩，一见就与他同床共枕的缘故，我的一颗心跳了整晚，梦里反反复复演绎着过往的许多事情，譬如我离开绝仙阁的那一日。

彼时我刀道初成，听闻临风涯有妖怪扰民，便顺道去寻那妖怪祭刀。妖怪除后，百姓将我当成了神祇，又是好酒又是好肉地招待。最后临行前，他们还想给我张罗特产。我看他们如此热情，不好拒绝，怕伤了他们的心，便提出用银子代替特产的想法。村民们满口答应，是以我便开了个价，普通价——

三千两白银。

村长一听这数目，顿时跌进孙女怀里晕厥过去。我看他们拿不出，也没说什么，就是走之前撂了句：“做人言而无信，肯定天打雷劈的嘛。”

罢了，这事儿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谁知七八年后，有一个老头找上位于东海中心的绝仙阁，哭诉我的罪行。时值一门师兄都在听，当闻及全村老少为了我那三千两白银，全去当矿工，导致粮食生产滞后，饿死不少少年时，都向我投来了鄙夷的眼神。我不以为意，对这控诉坦然相对。

白长轩彼时在正座上坐得端正，手里执着圆润的琉璃耀华一直没说话，微敛的双眸看不出任何神情来。老头说完，他挥了挥手，示意劳模老八将老头带去好好招待，随后又沉默了下来。我的三位师兄个个如坐针毡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见白长轩眯着狐狸眸好似睡着了，便由不怕死的老六起了个头，挨

个悄声溜向了门外。最后走的是老四，我还记得他那双邪魅狂狷的眼，望着我笑得媚骨生香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的神情里盛满了鼓励之意，就差没做个手势了。

我哭笑不得。

等到最后一人走远后，白长轩终于醒了过来。

他道：“阿月，此事你让为兄如何处置才好呢？”

我每回一听他自称为兄，心情就自动差三分。板着脸，我道：“在绝仙阁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说得上话？”

白长轩抚着下颚想了想：“你此话，很有道理。不过为兄也要走个例行流程，问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看法。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既是如此，为兄问你，钱财真对你如此重要？”

“是。”我略微有些赌气。

他拧了眉，又道：“比为兄还重要？”

我转回头来，直直看他，他那张脸，有蛊惑人心的魅力。我原本是想说，当然是你重要，可话到嘴边，自然而然就成了：“当然比你重要。”

白长轩闻言，一把捂住胸口，装模作样地捶了几拳：“寒叶飘逸，洒满我的脸；吾妹叛逆，伤透我的心……”

我瞬间像被魔音灌耳，双手颤抖着想去捂耳朵。

“你的话语就像冰锥刺入我心底，为兄真的很伤心。”表情做足，满是伤痛委屈，连带他头上两撮梳得整齐的头发也不知怎的垂了下来，十足像耷拉着的狐狸耳朵。

我摸下脑后发钗，顺手飞过去钉在他所坐的太师椅上：“用这个扎自己嘛，嘴角流点血，眼中带点泪，演得更起劲儿。”

白长轩伸出手：“啊，好阿月，你……”

我别过头，一声冷哼。这几句话，他从我十岁念到我六十几岁！每回一逆了他的意思，他就给我说这杀伤力极为巨大的谜之魔经，起初我完全无法抗拒，可时日渐长，我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。

堂堂仙道三派的首智、绝仙阁的掌门——白长轩——要说他最擅长也最

恶趣味的事就是对着我演戏！

我已经看腻了！

保持着静坐的姿势，我打算看他要演到何时。白长轩见我这个观众反应不佳，半晌后，收敛了几分神色，正经道：“唔，此事若不愿处，会在仙道三派落下我绝仙阁的口实。”

我无所谓地站起身，抖了抖衣袍：“那便逐出师门嘛，我看其他门派一向都这么做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白长轩迟疑了片刻。

我跟了这老狐狸这么多年，仗着他对我这个小师妹所谓的感情，吃定了他会在这件事上徇私。望着殿外湛蓝色，我已经开始思考下一笔银子要去何处捞，结果下一刻，就听白长轩认真道：“逐出师门，这也好。”

我呆在原地，良久，问：“我是不是听错了？”

白长轩紫袍一挥，起身立于阳光之下，手中琉璃耀华闪得刺眼。他半垂着眸子凉悠悠地道：“离开绝仙阁后，你要好好戒掉你死爱银子这个毛病。我堂堂绝仙阁掌门之妹，怎能如此低俗。待你想清楚了为兄和钱财哪个比较重要，届时再回来。”

我气得拔脚就走：“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”

于是，从此以后，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……不是孤儿，是怨妇！

话出口，若无意外情况，我是必然会做到的。在十五年间，我确实从无踏进绝仙阁一步。黄泉月里的金银越来越多，每每我想起白长轩，便会往那条河里扔进无数财宝。外人见了，都道我是富得流油。其实不然，本姑娘真的在拼死苦练不爱钱……

一番思绪扯得太远，待我回过神来，红日早已洒遍草木。我这厢正理着衣衫，就听门外有序的敲门声响起，一声尽了又三声，似一种暗号。我留神听完，等那门外人方要离去，我挥袖负手，大门一敞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

楚凤刚走出不远，听见声响，回头一看，手里玉笛“当”的一声落在了地上。暖晖下，我噙着半丝浅笑靠近他，捡起他的玉笛观摩了片刻，方才递回：“八哥这么早就来逍遥居，关心白长轩吗？”

楚凤接过玉笛，笑得不甚自然，眼光贼溜溜地在我脸上晃着，又看进屋

内：“是、是啊……你怎么从大师兄房内出来，你……”

他指了指北面我应住的厢房，又指回来，看见我的领口尚未扣好，露出了右侧肩上的小片肌肤，顿时颊边晕开粉色，转头睨向旁边的无名铁树。

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”

系紧领口，我调侃道：“看来八哥还是只习惯看四哥的胸肌啊。”

“噗！喀喀……”他眉头一拢，神色严紧地转回来，“小师妹，我和世离只是性格合得来，性格合得来。你莫乱说。”

我偏了头：“八哥你看你，好像我真的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似的，你的脸都红到耳根子去了。”

老八闻言，又剧烈地咳嗽了几声，这才交代道：“我就是来看看掌门师兄的情况，既然没事，我去寻世离另想解救师兄的办法。”

我挥手阻止他，一边往屋内走，一边说：“不必了。他想要念灵珠，我会去取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多年，八哥你来黄泉月数次，就这次下得血本够足，连带白长轩也进好了这局，我又怎能不入？”

“小师妹，你……”

不等老八说完话，我就踏回了寝房，长袖一挥，将门虚掩了去。白长轩在床上躺得纹丝不动，倒是很沉得住气。我站在床畔，眯眼打量他，没一会儿又俯下身，双手撑在他枕边，隔着近在眉睫的距离，感受着他的呼吸扑打在我面上，引得胸腔里的一颗小心脏一阵瞎跳。

我咧着嘴笑：“老狐狸，要不要在临行前给你一个爱的亲亲？”

话音甫落，听得门口传来一口凉气倒抽的声响。后脑顿时连冒三根黑线，我泄气地站起，看向背光的那人。楚凤抽动着嘴角，颇为尴尬，用右手里的玉笛拍着左手掌心说：“方才忘了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他从怀里掏出一支笔：“此去弥留虚境，凶险非常，世离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在危急时刻或许派得上用场。”

我应声接过。两个人又默了下来，面对面站着，许久无语。我皱眉：“八哥你还不走？”

老八似回过神来：“啊？小师妹，你还不走，这都快到午时了，早去早